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回忆湘赣苏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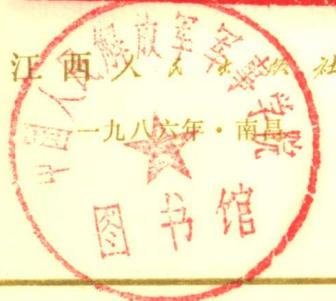


2 030 3984 4

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回忆湘赣苏区

王首道 肖 克 等著



回 忆 湘 赣 苏 区

王首道 肖克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23万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统一书号：7110·490 定价：1.60元

收入本书的各文（除任弼时同志的《回顾湘赣苏区——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和李珊同志的《对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等），都是与湘赣苏区有关各县同志访问湘赣苏区斗争参与者的记录稿。在成书前，由编者对原记录稿进行了少许技术性处理，余皆未动。

本书由中共江西永新、莲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持选编，在选编过程中，得到原湘赣省所属各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档案部门，特别是永新、莲花县档案馆、纪念馆，以及当年湘赣苏区斗争参与者的支持、关怀。

目 录

红五军突围井冈山.....	李聚奎 (1)
保卫九陇山.....	李 立 (4)
天龙山团训班.....	胡福妹 (7)
攻克黄门坊.....	刘俊秀 (9)
关于“二·七”陂头会议.....	曾 山 (12)
赣西南的一支地方武装——红二团.....	曾 山 (14)
十万工农下吉安.....	曾 山 (17)
——回忆九打吉安	
攻克吉安前后.....	李井泉 (28)
湘东特委的演变.....	张启龙 (32)
回忆湘东南时期的斗争.....	陈判林 (34)
对湘东南总暴动的一些回忆.....	朱家胜 (38)
从广西到江西.....	张云逸 (41)
——忆红七军从广西进入湘赣苏区的斗争片断	
湘赣省委成立前后.....	王首道 (45)
在湘赣工作的片断回忆.....	张启龙 (48)
回忆湘赣苏区.....	肖 克 (51)
一面光辉的战斗旗帜.....	甘泗淇 (66)
——回忆红六军团在湘赣苏区	
湘赣武装的变化和发展.....	晏福生 (85)
谈湘赣苏区土地革命.....	李六如 (88)
回顾永新县的土地革命.....	刘俊秀 (91)
苏区时期的永新妇女.....	唐芝兰 (95)
湘赣苏区的少年儿童工作.....	甘奎锡 彭乐年 袁家瑞 (98)
湘赣军区兵工厂	段辉亮 (101)

苏区“新花边”的制造	刘斌连	(108)
对湘赣军区无线电工作的回忆	彭富九	(110)
对湘赣赤色邮局的片断回忆	刘娥姬	(116)
湘赣苏区红军学校	周仁杰	(119)
我所知道的列宁学校	谢兰庭 甘奎锡	(122)
湘赣省红军后方医院	徐金元	(125)
对赣西采运处的回忆	刘娥姬	(127)
湘赣第三次党代会前后	王恩茂	(130)
九渡冲歼灭战	刘振鸿	(133)
坚持湘赣斗争的十八师	甘泗淇	(136)
沙市伏击战	周仁杰	(138)
回师井冈历艰辛	李 贞	(141)
坚持在湘赣边区	谭余保	(143)
——回忆红军北上抗日后湘赣苏区的对敌斗争		
回忆湘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	刘培善	(147)
漫天烽火举红旗	段焕竞	(154)
——忆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		
难忘的武功山斗争	彭 渤	(164)
永新人民在白色恐怖下的斗争	旷 彪	(173)
对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	李 珊	(176)
回忆茶攸莲中心县委时期的斗争	谭汤池	(206)
一支特别的游击队	童炎生	(217)
忆湘赣边一个地下交通站	王茶秀	(220)
一次难忘的护送	黄炳光	(226)
记垅上整编	彭寿生	(231)
参加垅上改编的片断回忆	彭汉元	(233)
回顾湘赣苏区工作	任弼时	(239)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		

红五军突围井冈山

李聚奎

红五军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到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合。在宁冈，部队开了联欢会。红五军到井冈山的部队有四个大队：一大队、十大队归李灿同志指挥；八大队、九大归贺国忠同志指挥。红五军其他部队在浏阳、平江一带活动，由黄公略同志指挥，没有上井冈山。上井冈山的主要干部有彭德怀、滕代远、贺国忠、李灿、邓萍等。

当时正值湘粤赣三省反动派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红五军上山个把星期，大约在一月初，前委（中共湘赣边界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召开前委、特委和红四军、红五军军委及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用“围魏救赵”的方法，粉碎敌人的“会剿”。红四军向赣南进军、五军留守井冈山。

四军出发后，五军四个大队开到茨坪，指挥机关就设在茨坪，彭德怀同志也住在茨坪。

留守井冈山的部队，除了五军四个大队外，还有王佐、袁文才的一个营，叫作四军的特务营。

当时围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军兵力有十余个团。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军部对保卫井冈山战斗作了部署：一大队及莲花县游击队由李灿、徐彦刚同志率领，扼守黄洋界哨口；八大队由贺国忠率领，扼守桐木岭；十大队由彭包才率领，扼守八面山；九大归黄龙率领扼守双马石和黎坪。

一月二十六日，敌军开始进攻井冈山。进攻得最厉害的是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等处。机关枪“扑噜扑噜”地打，就象煮稀饭一样，一直不停。阵地上炮火横飞，硝烟弥漫，各处哨口战斗都异常

激烈。敌人仗着人多、武器好，象发了狂似地扑向我军阵地。红军战士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顽强抵抗，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子弹打完了，就用石头、松木砸，这样一直激战了三天三夜。二十八日，进攻黄洋界的敌人见正面攻不上去，就找到一个当地人领路，从侧面爬上来，绕到黄洋界后面。彭德怀一得到消息就带了警卫排，飞速跑到黄洋界。敌人尚未占领黄洋界，一场血战正在进行。这时又得到急报：敌人用炮火攻破八面山哨口，打进山来了。红军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几个大队都被隔断，处于敌人层层包围之中。彭德怀同志当机立断，命李灿、徐彦刚坚守黄洋界哨口，其他大队急速收拢，突围出去，以免全军覆灭。

突围没有路可走，我们只得在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艰难地攀行。当时正值严冬，山巔积雪盈尺。战士们经几日鏖战，体力消耗很大，有些还负了伤，又冷又饿又乏，疲惫不堪，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气力，何况还要攀登呢。晚上宿营也没有个地方集合，战士一个跟着一个，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原地坐下，冷得直发抖，也不能烧火取暖，怕被敌人发现目标。天亮了又走。带着的一点干粮，大家匀着吃；没有水喝，就吃雪。马匹都丢了，只有彭德怀同志的一匹马没有丢。两个马伕，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后面推，说什么也不肯把马丢下。最后总算把这匹马拉出来了。队伍在山上爬了两天，才到了荆竹山，那里有一条石板路。

荆竹山没有敌人，但大汾圩有敌人。敌人的意图可能是想集中兵力在大汾圩设下伏击圈消灭我军。我们派去的侦察人员说，敌人一个营在大汾圩，已摆好三面伏击的阵势。彭德怀同志说，如果敌人只有一个营，我们三个大队突击一下是可以打出去的。当时如果绕过敌人，从山上爬过去也是可以的。彭德怀同志大概想打一仗来提高我们的士气。部队向大汾圩出发前，彭德怀同志集合部队讲话。他骑在马上说：“大汾圩有敌人一个营，那里是一个难关。冲过这个关，本军长是有办法的。”他那有力的手势、铿锵的语调，给战

士们很大鼓动。

彭老总讲完话后，部队就开始行动。我们九大队走在前面。贺国忠带我们这个排担任尖兵。

原来，敌人在大汾圩有两个营和一个民团，布置在小口子上。一打起来，贺国忠同志按彭老总部署，命令部队分两部分分别从两边猛攻上去。战士们不怕牺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争先。我这个中队占领了一个小山坡，架上机枪，用火力压制敌人。部队就在这个小山坡两边边打边走。贺国忠对我说：“等大部队过去了你再走。”待部队走得差不多了，我们才撤离战斗。敌人被我们打晕了头，也不敢穷追。

红五军终于冲出了敌人的最后一层包围，向赣南进发了。

保卫九陇山

李 立

我家住在九陇山区的三湾村。我曾任九陇山区小江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对保卫九陇山的设施和九陇山保卫战比较了解。现就我的记忆，作一简要回忆。

九陇山位于永新、宁冈、茶陵三路交界处，纵横六十余里，山岳重叠，地形十分险要，是湘赣边极为重要的军事根据地。为了保卫这个根据地，作好九陇山保卫战的充分准备，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宛希先等同志来到这里，依靠人民群众，组织和扩大地方武装，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一是修筑工事，设置屏障。在上九陇村到下九陇村周围地段，挖了一条宽三米、深三米的战壕；同时就地取材，用竹子削成竹钉，再用铁锅把竹钉炒硬，埋在壕沟边沿和通往壕沟的路上；在九陇山通往各地的大小道上堆放砍倒的大树，设置路障；将敌人必经之路挖断，以断敌退路。

二是贮备粮食，解决给养。九陇山军民吃的粮食主要从小江和鄱阳背上山。背粮道路有两条：一条从鄱阳经枫木均、三湾、大湾、练家到九陇山；另一条从南阳经大塘、塘下冲、汗江、大湾、练家到九陇山。那时从领导到赤卫队员、人民群众，每天都背粮上山，前后达四个多月。上九陇村和下九陇村几十户人家，都放得满满的。贮备的粮食足以供地方武装五百人吃三年。

三是筹办其它物资，以供地方武装之需。先后发动军民上千人，将红军主力缴获敌军的药品、布匹、服装、弹药、食盐、银元等大批物资搬运到九陇山。当时家家户户都放满了粮食；无处存放了，

特委便临时想办法，暂将这些物资存放在大树底下，上面用杉树皮盖着，派专人看管。

四是建造营房，作好长期打算。为了扎根九陇山，赤卫大队指挥部对部队的住房作了精心安排：永新赤卫队住群众家里，以下九陇村为主；茶陵赤卫队在樟木冲搭木棚，用竹子搭架，杉树皮当瓦、做墙，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宁冈赤卫队住上九陇村，因人家少住不下，有一部分也搭木棚，住在棚子里。

五是发展武装，部署兵力。原在九陇山的地方武装很少，永新、宁冈、茶陵三路的赤卫队加起来只有二百多人，枪很少，战斗力不强。后来则发展到四百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有枪二百支以上。并从部队抽调有作战经验的鄢辉担任赤卫大队大队长、刘作述任赤卫大队政委、贺曙光任赤卫大队副大队长。赤卫大队的任務是紧密配合红军作战，与正规红军一样，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作群众工作。赤卫大队的兵力划分了活动区域：宁冈赤卫队在蔡家田至宁冈城一线活动；茶陵赤卫队在茶陵境内的八团一线活动；永新赤卫队下山经练家、铜锣山、活岭到禾山、秋山一带地区活动。如遇特殊情况或敌人“进剿”，三路赤卫队立即集中，联合行动，对付敌人，以击退敌军。

一九二九年二月，敌军在占领井冈山之后，除留一部分兵力控制井冈山外，又集中十四旅和三十五旅共四个团的兵力，向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发动围攻。防守九陇山的永新、宁冈、茶陵三路赤卫大队在鄢辉、刘作述等同志的指挥下，利用地形、凭借工事，扼守九陇山可通山下的三个山口。双方激战三日后，敌人乘赤卫大队子弹耗尽的机会，从宁冈蔡家田攻破，并封锁所有山口。当时正值严冬，连日雨雪纷纷，赤卫队在山上凭借山险林密，与敌人周旋，展开艰苦的游击战争。直到旧历除夕，赤卫队始乘敌人警戒松懈之机，分路突围。突围后，永新赤卫队转移至禾山、万年山地区；宁冈赤卫队转移至茅坪、大陇一带；茶陵赤卫队于拂晓前赶到界首，对敌茶陵挨户团发起突然袭击，缴枪十余支。

敌人进占九陇山之后，一面继续寻歼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面将部队分散放置于根据地各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道，对湘赣人民实行全面“清剿”，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从九陇山到练家、大湾、三湾，沿途被烧房屋达二百余栋，使湘赣边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当时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九陇山军事根据地，虽然暂告失守，但它为以后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一九三一年三月湘赣省委的诞生，为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六军团的突围西征，谭余保等同志领导湘赣边军民进行的三年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天龙山团训班

胡 福 姝

在江西省永新县西北边境，有一座连绵几十里的大山，就象一条昂头摆尾、直冲云天的青龙，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多次提到的天龙山区。天龙山是井冈山、九陇山失守后仍在我党掌握之下的一块重要根据地，是党、团永新县委西北特委的所在地。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一九二九年间，共青团西北特委在天龙山区多次举办团务训练班。

团训班设在天龙山里的龙头山上。山顶古树参天，遮天蔽日；山下有龙魔溪，水深流急；山前是十几丈高的悬崖峭壁；山后重峦叠嶂，群峰起伏，连绵不断；山左边有一条崎岖山道曲曲弯弯直通山上。占据山头，可以控制进山的唯一小道。真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隘口。若一旦情况紧急，还可以钻进后山与敌周旋。

龙头山顶上有个庵。庵里原来有许多大菩萨，长年香火不断。我们去时，泥菩萨早已丢到悬崖下去了。我们在大厅里打下木桩，架起一排排松木板，建成了课堂。大家吃住也在庵里。楼上楼下都住满了人。

我参加的那期团训班，一共有六十多个学员。天龙山区的团员比较多，还有一些游击队里的团员，其余的都是西北特区所辖各区、乡的秘密团员。女学员只有我和龙细莲、李冬妹、陈秀兰四人。这期学员都是十六、七岁到二十来岁的青少年，大都能看书识字。

我们的老师有贺可展、刘志高等党、团西北特委的领导同志。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水平很高，很会讲话。他们每人轮流讲两个小时课，内容有《共产主义 A B C》、《社会发展

史》、《共青团章程》和《共青团基本知识》；也讲授一些革命常识，如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苏联、马克思、列宁等。另外，他们还给我们传授具体工作方法，如怎样宣传、怎样开会、怎样作报告等等。当时学习条件很差，一个人只发一本油印课本。因为缺乏纸张笔墨，学习主要靠耳朵听、脑子记。老师和同志们还抽出空余时间为文化水平低、基础差的同学补课。每讲完一个单元，就进行测验。大家都很严肃认真，天气不热，却考得满头大汗。

课余时间，我们三五成群地到山上去拔竹笋、捡松菇，到山溪边去抓石鸡、捞鱼虾，作为我们的菜肴。我们把这些叫作“山珍海味”。炒熟以后，八人一瓦盆，蹲在地上吃。尽管缺油少盐，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每天早上、课间、晚上，我们都在一起学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歌曲。我们还自编革命山歌，经常在山头上放声歌唱。

莫用急来莫用愁，
自有好景在前头；
革命成功分田地，
你住大厦我住楼。

歌声在千山万壑中回荡。我们越唱越高兴，就象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一样。

通过在团训班的学习，学员们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阶级觉悟和工作能力。团训班结业后，大家分赴各区、乡领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

攻克黄门坊

刘俊秀

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向赣南进军后不久，永新县城随着井冈山的失守也失守了。当时我们永新除了小江区、万年区、天龙区还坚持着革命割据外，其余的广大平原与乡村，均为敌人侵占；全县各级民众政权，分别迁入割据地区。赤卫队、工农暴动队，也由公开斗争转向秘密活动。整个永新又弥漫着血腥的白色恐怖。豪绅地主、兵痞流氓、国民党新军阀勾通一气，在全县境内严厉清查户口、盘查行人、封锁交通要道，到处烧杀抢劫。敌人为了彻底摧毁我仅有的几块山区革命根据地，又派安福、永新、莲花三县保安队队长旷志斌，以黄门坊为中心，在固塘、钱溪、双溪、高市一带布下东西长十五里的封锁线，妄图步步北进，“围剿”我活动在天龙山、桃花山一带的党政机关和县、区赤卫队，然后再歼灭我活动在西南山区的革命力量。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消灭反动武装，光复永新全县，一九二九年九月底，我们丰陂、象形等十三个党支部联合向西北特区请求攻打黄门坊、钱溪、固塘三个反动据点。西北特区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我党派入黄门坊保安队当班长的谢君春得到西北特区的指示后，来到象形向特区赤卫大队二中队长李振锦报告敌人的兵力部署、人数、枪支、工事设施等情况；又向刘一奇、刘作述作了报告。十月初，县赤卫大队刘作述、贺曙光带领县赤卫大队和区、乡赤卫队下山攻打黄门坊。

刘作述和贺曙光下山后，在湖老冲召开各乡支部书记和各乡赤

卫中队长会议，着重讲了三条：一是政策。要求组织更多的群众参加战斗，打进黄门坊后不能杀群众，缴到的东西一律归公。二是纪律。参加这次战斗的人很多，要听从统一指挥。三是分工，根据黄门坊、钱溪、固塘的地形和敌人的兵力、工事布置情况，决定分三路进攻：一路从沙罗源的冲交岭攻入黄门坊，截断通往九都的道路；一路从曹家、万石攻入黄门坊；一路从湖老冲经猪婆冲翻到石板岭上，担负打前锋的任务，并严防敌人走杨桥、钱市街逃窜。因为这一带我比较熟悉，刘作述便要我充当这一路的向导。

十月五日晚上九点钟左右，我腰挂宝剑，带着赤卫大队三中队和一部分参战群众离开湖老冲，穿过猪婆冲，于下半夜四点多钟登上黄门坊旁边的石板岭。因为天还没亮，我们便在石板岭上露营，等待拂晓时发起总攻。

东边刚刚露出一丝亮光，就见从山脚下走上来两个肩扛水车的农民。我们静悄悄地伏着不动。他俩看见我们这些拿枪握刀的人，竟吓得大叫一声，丢掉水车往回跑。

我们怕过早暴露目标，没有追赶他们。不料他俩跑回村后，竟报告了保安队的哨兵。敌哨兵立即“嘡嘡嘡”地敲起铜锣来。周围十多个哨楼上也响起铜锣声。

刘作述当机立断，命令我们发起进攻。我们便象洪水一样，从山上直往山下冲，把村口和沿途的工事一下就攻破了。当攻到保安队驻地附近时，敌人用松木炮轰我们。使用松木炮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所以等他们放了一炮，还来不及再装第二炮时，我们就猛冲过去，缴了他们的松木炮。

我领着几个赤卫队员冲进一个筑有土堡的石门，迎面碰到一个人手提小方盒正往外逃。我认得他是一九二八年春指使保安队用铁锹劈死我党干部肖贤度同志的那个恶霸，便高声喝道：“留下命来！”

他打开小方盒，把白花花的银元撒满一地。我晓得他是想乘我们捡银元的机会逃走，就向大家高喊：“不要银元！不要银元！为肖贤度同志报仇！”

大家从银元上踏过去，挥刀结果了这个大恶霸。

十月六日，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攻破了黄门坊、钱市街和固塘，并在保安队队部和土豪劣绅家里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鸦片、银元。但是，那个外号叫“旷绞刀”的杀人魔王旷志斌却逃跑了。赤卫队员和参加战斗的群众出于对旷志斌的气愤，放火烧了保安队部和土豪劣绅的房子。

黄门坊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永(新)、安(福)、莲(花)反动地方武装，摧毁了反动派为围剿革命根据地而设置的层层封锁线，振奋了永新全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从此，活动在永新各割据地的革命势力到处袭击反动武装，突破敌人“围剿”，由东南西北四乡步步向县城逼进，迫使敌人龟缩在永新县城，等候被歼。在我县、区、乡赤卫队的攻击下，十一月一日攻克永新县城。从此，永新便成了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